



【窗下思潮】

# 沉住气，不着急

□金后子

“沉住气，不着急。”是官春生先生挂在嘴边的六个字。说这话时，他多半左手夹烟，右手舞动着，手心与手掌上下翻飞，很像水纹的样子。他的手指又细又长，翻动起来很有韵味，只是食指与中指间有两片橘黄，烙印着吸烟熏烤的痕迹。

几年前，在我的一再劝说下，酷爱读书写作的春生先生来到我们周三读书会。来了后，他也经常说这句话，上课前与同学们交流时说，点评作品时说，下课闲聊时说。

与春生先生相处几十年，细细想来，只见过他尽兴地吸烟，没见过他着急。即使机关上分房、提取那些乱人心性的大事，即使办公楼走廊里风起云涌，甚至干部家属闹事大吵小叫，他也依然故我，不动声色，猫在办公室里默默地翻书看报，淡定得就像一座雕塑，仿佛这些事与自己无半毛钱的关系，他的眼里脑里只有烟和书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向他提及一位同事破格提拔的事，他的目光从一本厚厚的《新华文摘》上移过来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这个很正常，该来的就来，不该来的着急也没用。”然后又把目光移回书上，不再理我。

前些年，逢年过节机关里排演节目，领导都积极参与，处处充满着欢歌笑语，可春生先生依然面无表情地抽着烟，翻着书。节奏不乱，格局不变。时间长了，同事们得出一个结论——这伙计是块石头，结实、有硬度，油盐不进。

有时我琢磨，春生先生的做派可能与从事的职业有关，他专职公文，写公文需要静。写公文的人并不少，只是心静到他这个程度的不多见。多年来，他极少说话，甚至从没见过他多说过一句话。每天总是低着头进办公室，下班时又低头离开，一天到晚沉默着，用无语的沉默换来沉静。不过他也有风风火火的时候，此时的他步伐会变得飞快，甚至是小跑的样子，手里拿着几张纸或一摞纸，穿梭于领导与他自己的办公室之间。每当看到这情景，同事们会望着他的背影议论：“又来活了。”这种场景很少见，大约个把月一次吧。战时状态下，他更是不理别人，别人跟他打招呼，他连看都不看，只是烟抽得更凶，一支接一支。

他跟我讲过，干啥吆喝啥，搞文字必须专心致志、精益求精。他说他的一位战友，在北京一机关也是搞文字的。有一次给上面起草报告，领导已审核，下班前必须上报。这时突然接到孩子发高烧的电话，材料未报就赶回家，第二天到岗，当他又扫了一眼材料，倏地惊了一身冷汗——报告的抬头有一处重大笔误。从此后，朋友养成一个习惯，别管谁要的材料，都要沉住气，反复校对，直至技术层面没有任何瑕疵再说。在春生先生启发下，毛手毛脚的我也学得沉静下来，无论从事公文写作还是后来转向文学创作，我都反复琢磨，反复修改，反复校对，渐

渐有了“沉住气，不着急”的意识。有了这种意识，虚头巴脑的社会活动很少参加，而是静下心来写点东西，逐渐养成习惯。

与沉静、淡定相匹配的是简单。还是谈谈房子吧。20多年前，机关分配最后一次房改房，面对宽敞明亮的房子，别人极尽装修之能事，有的人甚至研究了半年的装修方案才开工。而春生先生呢，新房钥匙拿到手，仅仅是砸了四个钉子就搬家了，一时成为机关的笑谈。到他家去过，当时只顾说话，没来得及看那四个钉子在何处，但室内那简单到极致的陈设告诉我，简约的生活也是一种美。人亦条条来赤条条去，生活的本源应该是简约的，如同每天喝下的白开水，无色无味，却最容易走向久远。

退休时，正好赶上机关建统购房，按级别春生先生可要更大的房子，他也交了定金。我高兴地打去电话：“这下好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散步聊天了。”可过了一段时间见面时，他说已把房子退了，我十分惊诧。他却说：“经过反复考虑，房子还是不要为好。”抽了半支烟后他又说：“房子大了是好，但也容易被它所累，得失难量啊。”“可您现在住的是楼顶啊，又没有电梯，这个岁数了还能爬几年？”他说：“跟你嫂子合计过了，把现在的房子卖掉，然后租套带电梯的房子，等悄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财产正好清零。一切简单为好。”

春生先生经常说，咱们干了一辈子纪检，不要有吃亏的思想，其实这是祖上的福报，纪委是一块福地啊。怎么讲？我问。他说：“干纪委在你拥有一份清贫的同时，也拥有了一份清静。当今社会，清静是多么美好啊，清静可以与家人共享一日三餐，可以晚上散步聊天，可以经常独立思考，可以读书写作……可以享受有滋有味的生活。”的确，在春生先生的启迪下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从事了三十多年的职业。

有次闲聊，春生先生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大多数德国人终其一生只追求干好一件事，所以他们的工业产品才引领世界；作家刘震云说，中国不缺能人，而是缺笨人；诗人汪国真说：‘我不去想，是否能够成功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’——这些都是耐得住寂寞的表现和忠告。就说读书写作吧，一定要静下来，沉住气。”“阿尔卑斯山山路极险，车祸频发，但自从竖立‘慢慢开，欣赏’的广告牌后，车祸就降了下来。”他向我推荐许巍的歌曲《第三极》，我从电脑上搜出带画面的版本，音乐响起，辽阔、空明、高远，涤除玄览，顿时就有入定的感觉。

就在我写出以上文字的时候，外出旅游的妻子打来电话：“在家吗？”“在。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明天十二点落地。”“中午十二点吗？我去接吧。”“不用，是夜里十二点，旅行社统一安排了。”“噢”了一声后，我说：“沉住气，甭着急。”无意中，春生先生的话脱口而出。

□黄体军

岁月是用来记忆的，也是用来忘却的。写作多年，从未触及中学六年的生活，是潜意识中选择了忘却，还是等待找到一把钥匙以打开记忆深处的闸门？

“巨野一中”四个字总是与少小离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。到县城读书，到一中读书，至今仍是全县乡下孩子的梦想。40年前，我便是这芸芸少年中的一员。

我相信，从自己的村庄出发到县一中读书，是众多乡下学子人生的第一次重要出发，县一中也成了他们最初梦想的托举之地。

1980年巨野一中面向全县招收初一新生，当年秋天我成了一中历史上初中26级1班的一员。但开学前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差点将我挡在一中门外——直到开学前一周，父亲还未筹到我上学应交的学费，这笔数额不大的学费当时对我们家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于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，但家里迟迟筹不到学费，让年少的我经常茫然四顾，夜里躺在床上做各种上不了学的梦。直到有一天——大概离开学还有三天，父亲从外面回来高兴地告诉母亲，学费终于借齐了。我至今仍记得他满脸雕刻般的皱纹浮现出的喜悦之色。一块石头落地，我转身流下了眼泪。

考上县一中的应该都是各乡各村的学习尖子。小学阶段，我在老家截河村小学学习一直第一。记得有一次意外失手，考了个全班第二，惴惴不安地回到家，等待我的是父亲一张铁青的脸。原来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哥哥回到家提前把这个“坏消息”告诉了父亲，结果那个失意的儿童被父亲狠狠地剋了一顿，大意是“你肯定骄傲自满了……”儿童无言以对，他自问骄傲自满了吗？好像没有，只不过在做数学试卷时遇到了一只拦路虎——他本可以放过一道暂时求解无果的难题，但他固执己见，非和它较真不可，结果把后面的题也耽误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无论何种考试，他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。

截河村离县城五十多里地，由于村子不靠公路，所以上学需要步行六七里路，去金山店子搭城乡客车，到了县城，从汽车站再步行三四里地才能到一中。那时的客车又旧又挤，很少有座，加上路况差，印象中它总是行驶在一条尘土飞扬、颠簸不平的路上。所以每次乘车，我总是默默祈祷它早点到达。

偶尔有一次，一上车我即幸运地得到了座位，不知不觉睡了一觉，醒来后发现车子在黄昏中穿行，仍未到达县城。我竟然产生了希望它永远开下去、永远不到站

的念头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成了一辆永远开往未来的车。这是中学六年我唯一一次具有幸福体验的乘车经历。

1983年，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，成为巨野一中历史上高中22级6班的一员。学习成绩上，初中阶段我在班里一般排到八九名，很少出前十名，但也很少进入前三名；高中阶段在文科班经常考第一，很少出前三名。

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，加上学习任务繁重，导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。高二第二学期末到高三第一学期，我曾得过一次心肌炎，回家打了两个月的针。这对我的学习成绩造成了严重影响，也严重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。结果没有考取自己心仪的大学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中学六年应该是我生活最艰苦的时期。六年之中，几乎没闻到过饭香——这句话概括了我对中学时光最深刻的记忆。一个两毛九分钱的咸菜疙瘩，我曾吃了一个多月，吃得嗓子疼；很少订菜，饭筐中白黄黑三种馒头窝头，最后同学们拿剩的黑窝头肯定有我的份；生活费时常不足，经常为不能及时交纳学费而焦虑。后来很多年我不愿回忆这段岁月，可能与“艰苦”二字有关吧。但它也塑造了我性格中坚强和柔韧的一面，成为千金难买的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我们的初中班主任任玉英老师，语文课张玉芹老师，高中班主任戴春祥老师、张尊忍老师，以及很多任课老师，都是很好的老师，很好的人；初中、高中很多同学，都是很好的同学，很好的人……

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后，我曾试图和每一位学生建立互动关系，甚至试图让班里最弱势的学生、最边缘的学生都能感受到一道特殊温暖的目光，一份具有特殊指向性的关怀，因为我就曾经是这样的学生。也许做得不太成功，但我确实做过努力。

中学六年，占据了我们的少年时期的全部岁月，而少年时期是人生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期——它的开始是童年的结束，它的结束是青年的开始。所以，对于曾在巨野一中读书的学子们来说，无论人生之路顺利还是坎坷，无论梦想的终点圆满还是残缺，巨野一中作为一个特殊地标，都是他们无法绕过的地方。

中学六年是认认真真学习的六年，是真真正正打基础的六年。每天早晨书声琅琅，已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校园记忆。书声连接梦想，梦想终将实现，正可谓“青春如歌书声永，少年有梦终将圆”。今年是巨野一中70华诞，谨以此文向母校致敬。

【匆匆那年】

# 青春如歌书声永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